

中年维特之烦恼

□口述：春亭 整理：徐约维

我现在才明白，许多事情，换一个人就是换了一种气象，开辟了一种局面。芬儿的慧心慧根，常常给我一种全新的感觉。生活重新开始变得美妙起来。

妻子掌管家中大权

我相貌堂堂，但有个女人的名字：婷。大家说我脾气也像女的，还说名字会影响人的运势，所以众多明星，包括日本人，都热衷于改名。但我不想大动，一个人的名字，就像一个神秘符号。随它去吧，就像我的随遇而安。后来我碰到公共场合，就用“春亭”，也算小改，与“婷”终究隔了一层，但又不离不弃，就像我的折中主义，我的妥协性格。

我知道，我的好脾气是我夹着尾巴做人的后遗症。父母生前是右派，我前半生，一直是压抑着。即使在家里，也是好好先生。我已习惯了三妹的指挥，她承揽了所有的家务，当然什么事也是她一人说了算。我插不进手，且无作为，也就乐得弃权。

我在生活上确是很无能的。一次外甥女柏儿来沪旅游，夏7月，赤日炎炎，酷暑逼人，柏儿想吃冰水。我不知怎么调节冰箱温度，怎么做冰块，又怕柏儿调试后，要遭到三妹（妻子）非议。三妹不允许我（包括任何人）碰她的冰箱（包括其它器具）。如她发觉，是会嚷嚷上几小时乃至几个月。所以就没有做冰块。这件事情作为笑柄，曾广为流传。

承担家里“买洗烧”的朋友祝飞扬，曾酸溜溜地称我好福气。我自己也曾有过小得意，但在更大层面上却是某种说不清的失落。我发觉，我被三妹操控着，这正是没有文化之人的精明处。

就像我们的结婚。

芬儿每每暗中给我补台

后来，因为我父母输了的那场官司，那个吃里扒外，无能且无德的律师，让我狠下决心，在完成自学考试的法律本科之外，也考出律师证书。现在的我，跳出企业，在朋友的事务所里当合伙人。

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有“中年变法”，也没有觉察到原来自己内心还潜伏着的意志与欲望，包括潜能。不算扬眉吐气，也算自立门户了吧，连三妹也对我刮目相看。

命运开始拐入另一个道口，生活展开了意想不到的一面。

一次同学聚会上，我正在吹嘘三妹的厨艺，飞扬冷不防问我象蚌的味道如何，我说“很好很好，与鱼片差不多”。

大家一阵哗笑。我连忙说：“年纪上去了，味觉也差了。我对吃没有什么讲究，只要新鲜，好吃就行。而所谓味道，在你们看来千滋百味，在我看来基本上都差不离。我在生活上很粗”。

班长说：“你呀，是对老婆太好。有人是对老公太好。偏偏呀，他们是不值得的。”

我支吾着，说“我只是让让她而已。省得恼气”。

我听见邻座的芬儿叹了一口气。我知道，班长指的是她。我不由自主地朝她看了一眼，忽然发觉她其实蛮好看的。那是一种以前在大学里我没有注意到的气质：清清浅浅，却可人

那时我还在企业，三妹与我一个系统，在食堂工作。

没有花前月下与浪漫，甚至连恋爱也没有。我们只是看了两场电影，趟了两次马路。我对她没有什么感觉，谈不上什么不好，但，也没有好。

是我师傅撮合我们，所以，一半也是情面难却。

是三妹一眼就看中了我。她说我长得挺男子气的，且有文化。

所以是她迫着问我：“怎么一点动作也没有？电影都看了几次了”。

我想想自己确实没有什么资本可以挑剔的。

我曾喜欢过一个街坊，但她1990年就出国了。我的暗恋无疾而终，不过她的书卷气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审美。

我心里没有什么人，所以三妹第二次问我到底什么意思时，我就专门陪她去南京路的亨利钟表店买了一块欧米伽手表，算是同意结婚。

女人很怪，自己没有多少文化的，每每就会对有文化异性有某种偏爱，也许，人是缺什么就补什么的。婚后，三妹对我的不做家务持一种容忍的态度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，是有意垄断着家务，使她自己是这方面的绝对权威，从而保持对我的控制权。我现在弄的来离开她就不能生活——她包揽了我的一切。当然，也管着我的钱。我对生活的要求很低，除了看书看报，加上偶然看场电影，基本上没有其它消费。所以，我们相安无事。

可意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发觉，有些人年轻时也不见得有什么姿色，中年以后，当同龄人一点点老去时，她们反而一点点滋润起来，比如芬儿。

芬儿知道我的现况后，就来咨询一些离婚上的法律问题。第一次说是亲戚的，第三次才承认是自己的事。她说她千辛万苦地把丈夫从外地调回来，而不料丈夫却养起了外室，且常不着家。为了给女儿一个貌似完整的家，她熬到女儿莞尔考上交大之后，就毅然与这个“得志就猖狂的中山狼”一刀两断。

芬儿离婚后，想换换环境，包括不想在原单位工作。于是我就把她放在朋友的律师事务所，因为我们正缺少一个看上去舒服的內勤。

没料想，芬儿在这“屈就”的位置上做得别开生面，长袖善舞。用起来非常顺手，许多事一点就通，甚至无师自通。她没有法律文凭，但悟性极好。女人的直觉加上悉心，使她具有一种从缤纷线索中一下子拎住问题要害的洞察力。她这种化复杂为简单的本能，每每使我暗自感佩。所以，实际上我把她当副手一样使用。一些棘手的难有胜算的案子，每每由于她的暗中补台、斡旋，忽然有了“网开一面”可能。且她以她的细致，每每一声不吭就把你遗忘的漏洞缝上了。不使人难堪，这是芬儿别具魅力的地方，也是她深明大义的地方，也是深得人心的地方。



贰柒 制图

手记>>>

鸡肋

也许，三妹是春亭的一块鸡肋。食之无味弃之可惜。这也是多数中年婚姻的现实写照。也许，我们应该为过去买单？也许，我们也应该为现在买单？

也许，苟且偷安的婚姻是春亭现实层面需要的；也许，又是春亭精神层面所不屑的。也许，“在感情面前，要得过且过，才好过”。

所谓眼前，所谓远方与诗，我们到底要什么？又到底什么才是契合我们现实与内在需要的？对于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男人来说，到底是安稳为大，还是精神契合重要？是稳固老根据地重要？还是另辟新战线重要？

也许，生存是生存，心情是心情。生存是刚需，但心情是某种软实力，也是另一种创造力与驱动力。

物质富足了，就会渴求精神的契合度？所谓灵魂伴侣。

有没有精神与现实层面双重满足的？或者说，这只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臆想。就像张爱玲关于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比喻——

此事古难全。

春亭的中年维特之烦恼。就像老房子着火，是没有救的。

我迷上了她那暗香浮动

芬儿办事干练，声音悦耳。有一种叮咚，且由衷且真诚，很让人有想象。所以她单凭电话也可以办成许多事情。这使我省力多了。我觉得，芬儿来了以后，许多我视为畏途的事情，不知不觉就迎刃而解了，水到渠成一般。

我现在明白，很多事情，换一个人就是换了一种气象，开辟了另一种局面。

芬儿的慧心慧根，常常给我一种全新的感觉。生活重新开始变得美妙起来。

就这样，芬儿在我的事务所轻轻地走来走去，带着那股若隐若现的香水气息。那香水味道清淡，难以言喻。就像花香里有密密织织的清新嫩草味的那种。

“怪不得叫芬儿，我想。我望着她，就想起“红颜薄命”四字。人生正是没有道理好讲的。我想我要对芬儿好一点。

一次，大剧院上演俄罗斯演唱团专场演出，票价600元。芬儿说了一句：“真贵！”

正好我也有俄罗斯情结，于是我买票，请她。我觉得芬儿犹豫了一下。

那晚，芬儿穿一套墨绿色连衣裙，仪态万方。一路进来，赢得众多注目礼。我想，大概是所谓气质吧，使她身上氤氲着某种暗香……

那一晚，我感觉从来没有如此美好过。美妙的俄罗斯民歌，清雅的芬儿，我仿佛闻到初恋的气息。

我发觉自己从来没有这

芬儿突然不辞而别

三妹也明白我们兴趣点不在同一频道，但她只要表面上的虚荣：丈夫有身份，对她服服贴贴随叫随到。

我也明白，这是她控制我的一种手段。只要我及时回电，她就不再兴风作浪；她能找到我，心里就有着落。

后来她就经常到我事务所，去替我整理书桌，开始我有点小得意，老婆帮男人做事体做到单位来了，可后来发觉，这是她另一种宣告。因为那以后，芬儿就开始躲避着我。一次，我见她独自黯然，我想过去解释，可她把门反锁了。

那晚，我坐在办公室里陪着芬儿。在暮色苍茫里看着都市的高楼万盏灯，直到晚九时，芬儿还没有出来。

第二天，我在自己桌子上面发现芬儿的辞职报告与一大把钥匙。

我追到芬儿的办公室，早已是人去楼空。桌面干干净净，抽屉空空荡荡。

我在她座位上怔了半天，又在自己座位上怔了很久。有案件进来，我都回不过神来。

样心疼一个女人过，也没有这样细心过。饭来张口，茶来伸手的我，会心心热热跑到老远老远的申申面包房去买芬儿喜欢的豆沙咸蛋酥、别忌司；去五芳斋买粽子。加班时，给她买汉堡。下雨时，叫好滴滴……

我请芬儿看电影，可她总不肯——虽然她喜欢看电影。我约芬儿出去吃饭，芬儿总不去。芬儿明明喜欢桃江路、衡山路酒吧的情调，却托词不去。我知道，芬儿既心疼我的钱，也是避嫌。而我，是越来越喜欢她了。

我不知道三妹有没有发现我身上的变化，我总有点歉疚。我对三妹更加曲意奉承。回家晚时，会买些她喜欢吃的石榴与南瓜子，出差回来，会带些当地的名特产——这些都是她曾热望而我不屑的事。

可三妹的脾气，还是越来越坏。为一点鸡零狗碎的事，可以吵上好几天。有时晚归，我急急赶着回家。一到家她就呕气，就想再出去。后来，我开始越来越滞留在外：开始是加班；后来也与芬儿一起去看电影。

芬儿看电影，不喜打斗科幻穿越片，且挑演员。芬儿喜欢法国的朱莉娅·比诺什。虽只看过她的一个片子《烈火情人》，却从此迷上了她。每次电影节总要寻找她出演的片子。一次，当我们在看《革命之路》时，三妹微信就开始进来，一刻钟一次。我怕屏蔽她会生疑，就敷衍着。芬儿默默看着我从电影院里面跑进跑出，却从来不问我。

后来，我找过三个“内勤”，漂亮的高学历的，但总没能坚持半年。三妹依旧常来事务所，她说：“你这里的女人其实都比不上以前的芬儿。”

日子继续过下去，可我知道，我心里空空荡荡。表面上我依旧忙忙碌碌，接各种案子，但心里，陷下去一个很深的洞。

芬儿知道，其实我离不开三妹，我也甩不了三妹。

我喜欢芬儿，但我离不开生活的惯性。离开三妹，无异是一场地震，乾坤重开，一切重头来过。而人到五十，生活每每会自行跟着惯性而滑动。但惯性一旦被打破，一时间，心里惶惶落落，茫然无措。

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再来一次老年变法的勇气与动力？或者说，我就没有想清楚，我到底要什么？就像自芬儿进所以来，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

还是那个火眼金睛兼羡慕嫉妒恨的飞扬，他说“不合意的妻子，就像很贵的劣质商品，但你已买下了，就只好继续使用下去、如要重新换一件，就得费很大的劲。有时，生活就会连根一齐拔掉”。